中国记忆

□四木

1

推开轻烟拂渚
推开微风欲来
推开阴霾暗礁，推开上海法租界
推开惹眼的，搅动湖光的
亭台阁榭，假山回廊
引一条红船到嘉兴南湖的静谧处
悄然停泊——

“这船不大，但前途远大……”

正是在这条普通的游船上
他们，以秘而不宣的方式
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描绘中国巨轮的雏形。从此启航

2

曾记否，险处黄洋界
炮声隆，敌宵遁
一排排井冈翠竹一排排兵
曾记否，大渡桥横，铁索冰冷
爬雪山，过草地，生死与共
中国工农红军，悲壮，坚韧
于黑暗中不断摸索光明
一举完成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3

黎明。无人知晓的迁徙
阴霾与冷峻监视着暗夜
一群人悄然以对
以办学为名，轻轻摇醒滹沱河
岸边一株上百年的梨树
其实，梨树一直醒着

一双双抡镐圈镰，掂字拉栓的手
看上去与农民兄弟粗糙无二
依次抚摸树干、树枝、树叶
之后，一个个，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地闪进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

这是
1947年7月至1949年3月
期间发生的故事。这是
从一条船到巨轮的质的嬗变——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想到雪（外一首）

□罗明清

心就暖和
就有炊烟袅袅升天

不再害怕伤寒
雪的绒被下，心事有如一只只
伺机破茧的蝉

就能听见根的呼唤
一枚漂泊的叶，就有了归属感
和使命感

冬的约定

翻越那座雪山
防滑链一扣一扣扣住冰凌
扣住湿滑的内心

雪花，践约的情人
以圣洁的身体遮挡沟壑的狰狞
把枯枝、败草装扮得姿色万分
让溪流嘎然止步
心愿剔透晶莹

家的召唤
正是那缕翘望的炊烟

丁酉之年有感

□愫暮

初春凛冬四季更，初入乡野天渐明。
正逢丁酉攻坚战，精准扶贫两相萦。
业无高卑志方坚，何来对镜挂翠铃？
屋外柳絮屋内暖，隔窗犹听笑盈盈。
黎庶家中盏灯明，将把年岁话语倾。
大畜小畜家中送，庠序疾苦负担轻。
广厦千家拔地起，盛年树上结黄杏。
国兴民兴天下兴，草原儿女赛雄鹰。
埋骨何须桑梓地，谁与意绵似你情？
誓将苍生为使命，沧浪之水濯吾缨。

放歌新时代

酱香弥漫

□苏华

同灰姑娘一样，我也挑过豆子。不过，我挑的不是蚕豆、豌豆、黑豆或者芸豆，而是黄豆；让我挑豆子的人并非继母而是我的亲妈。每到家家户户煮黄豆做大酱块的日子，我就会成为挑豆子的“灰姑娘”。

我很不喜欢挑豆子，挑豆子的时候我总会分外渴望睡眠。白天，我如兔子般奔跑疯玩一整天，等狼吞虎咽吃过父母下晚班回来做的饭，我就开始犯困了，只想就地卧倒，直接进入酣睡状态。就在我迷迷糊糊之际，洗完碗筷的妈妈拎出半面袋儿黄豆摆放在那里。

“一会儿把这袋黄豆都挑出来，挑不完不许睡觉。”

当然，妈妈不会像灰姑娘的继母那样恶毒，把豆子丢进灰里然后冷眼相向、逼我忍气吞声的去一个一个挑拣，而是慈眉善目地把家里最大的搪瓷空盆塞到我的面前。

尽管我一百个不情愿，可我知道，挑出的优质黄豆将会被煮成胖胖软软一捻就化的样子，然后被陆续塞进绞刀子里绞成面糊儿、爸爸会把这些黄豆面糊儿墩成一块块长约一尺、宽与厚度为半尺模样的大酱块子，这些新鲜的大酱块子会被纸包纸裹地摆放在离地较高固定在墙上的一块长条木板上，再经几道工序大酱块们将会变成香喷喷的大酱被端上餐桌来佐餐了。

想起蘸酱菜是我难割难舍的最爱，我就得忍住困，强打精神来挑豆子。当然，爸爸和姐姐也在挑豆子。

挑豆子对幼时的我是件比较受折磨的事情，因为我要不停地与自己的瞌睡欲望做不懈的斗争，而挑豆子的时间总是那般望也望不到尽头的漫长。爸后来发明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挑豆子方法，他把炕桌一头垫高，摆成30度左右的坡度，在低处接个清洗干净的白铁皮大口洗衣盆儿，然后把豆子一把把丢到桌面上，颗粒饱满的黄豆会急急忙忙地滚向洗衣盆儿，还没成熟的瘪豆子廖廖蹭蹭地停留在桌面上，就像身体不健康的人想跑也跑不动，只有被人超越或逮住的份儿。我们把瘪瘪瞎瞎的豆子，还有混入豆子中的草屑、小木棍什么的迅速扔到地上，挑豆子这道工序大大加快了进度。

住草房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八印大铁锅，大铁锅用途广泛，不仅要煮人吃的饭菜，也要煮喂猪的倭瓜土豆儿，当然也会用来煮黄豆。

黄豆煮熟了，绞刀子就该出场担任主角了。绞刀子比较金贵，并不家家必备，一个绞刀子可以到很多人家去“串门”，谁家富，谁家穷，谁家干净，谁家比较埋汰，它都了知于心，就是不肯说而已。获悉谁家借到绞刀子正在绞黄豆，就早早去这家候着，人家绞完了就可以借来用了。没有任何人会霸着不肯借。我从来不知道曾经用过的绞刀子是谁家的，仿佛那是一个公共财产，认不认识的人都可以拿来用下。

借来绞刀子了，欢天喜地地在炕边支好面案子，把绞刀子稳稳地固定在一头，煮好的黄豆被一盆盆端进屋里，源源不断地被送进绞刀子仰面朝天的大嘴里，不停地摇动中，从另一头一个个小圆洞里变成条状面糊坠向面案子，墩大酱块子的劳动同时展开了。

别以为这样就会很快吃到香喷喷的大酱了，纸包纸裹的它们会在长条木板上沉睡一冬一春，直到春暖花开之际，包裹大酱块的纸已变暗黄，上面落满了浮尘，妈妈才会打开它们，这时的它们已经面目皆非，身上长满了霉斑，看上去一点也引不起我的食欲。妈妈把它们掰成几块，然后细心地用刷子清洗掉它们的霉斑，摆放在一个干净的“尼尼然”（达斡尔人用去皮柳条编成器皿）里，把它们向供品般摆放在春天的阳光下，风和太阳就积极地为它杀菌，使它们变成能接近人口腹之需的备料。

是的，备料！这会儿它们真的只是备料。要等到五月十三才算到了下酱的时候。适量的水和盐陪伴着大酱块儿被送进酱缸，一块雪白的纱布很有仪式感地罩住了酱缸，纱布四角系着四个重重的大螺丝帽儿，仿佛酱缸里隐藏着美丽的待嫁新娘，除了母亲和直系亲人，谁都不可以掀开她的面纱来饱饱眼福。“来月经的女人不能下大酱”“怀孕的女人不能靠近酱缸”，否则酱会迟迟不肯发酵，变成一缸臭酱。这些讲究是前辈传下来的，如法令般具有权威的制约作用，谁也不敢悖逆而行。在家家凭粮食本吃供应粮的时候，黄豆并不像现在这样好买，在我们莫力达瓦，每人每年只有四斤酱豆指标，谁敢拿自己一年的口福去冒这个险呢。

那大酱仿佛也通人性，据说性子急的妇人下的酱发酵快，而性子慢的人酱也发酵得迟缓。莫非大酱也怕性子急的人耐不住漫长的等待而扬泼了自己，要表现得积极讨喜些吗？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每家每户的大酱味儿会有很大差别，就像同样的食材经不同的人手去做，效果完全不同一样。

南菜园子内的那口大酱缸是一家人健康食欲的保证：偶尔懒得做菜了，进园子在黄瓜架前摘几根绿绿的嫩黄瓜，洗净切丝拌上大酱就可以佐餐了。酱茄子、炸酱面、鸡蛋焖子，酱小鱼，哪样离得开酱呢。食欲不好了吗？吃点蘸酱菜保你定会胃口大开。在中国东北，不仅人喜欢吃大酱，就连我们达斡尔族民间传说中的神都是喜欢大酱的，据传闻，那位具有起死回生法力的尼桑萨满去阴间找“依热莫汗”（达斡尔族语，掌管阴曹地府的汗王）谈判，要带回“巴鲁威巴音”儿子猝死的灵魂，过阴河时塞给艄公一块大酱为礼才得以乘船渡河的。

大酱这种佐餐物显然是汉族人带入达斡尔人日常生活里来的，因为达斡尔人对其没有专属名称，也称其为“大酱”，就像将洗脸盆称为“铜盆”，汽车也被称为汽车，馒头也被称为馒头，面条叫面条一样，都是舶来品，并不是我们达斡尔人原创的。那么大酱到底何时流入达斡尔族民间，不仅被普遍接受，还学会了全套制作工艺，这个问题则需要历史学家去考证了。我们不管别的，喜欢就只管享用。

母亲去世后，家里不再做大酱了。超市为我们提供着吃各种口感大酱的便利，有商业头脑的人早已把酱开发成畅销商品。一次在旅途中遇到一位放假回家的长春女孩子，问她回家最想吃什么，答只想吃大葱蘸大酱，在大学同寝室南方人多，吃大葱蘸酱她们会鄙视，“忍了半学期了，可馋死我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对大酱的渴望，你就去想吧。

一天，我突然在屋里听到倒大酱耙那有节奏的声音，农家酱的味道一缕缕扑鼻而来。是有人在楼里自己发大酱吗？寻声望去，只见对门的女人在阳台对着一口二号缸在倒酱耙，弥漫满楼的酱香。

摘帽儿

□高占江

天底下，没有板凳刘这样的神经病，吵着闹着要摘帽儿。什么帽儿？他要政府取消他的低保待遇，他要摘掉低保户这顶帽子，且意志坚决，非摘不行。

组长黄豆做了瘪子，黄豆在前年上报低保户人员时，把所管辖的“掉蛋户”，筛了二九一十八遍。熬了三天两宿零八袋烟功夫，走访、研究、对比、分类、排除，最后筛选出五户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上报村委会，板凳刘是其中之一。当时，怕其他村民闹妖儿，组长黄豆将名单贴到街墙上，公示七天。

过去是评计划生育先进户、文明家庭户、致富户、交粮纳税积极户、好公婆、好儿媳、好妯娌，等等，现在呢，只要你穷出名堂，穷出水平，就能评上特困户，而且白给钱。

按说，月月不用劳苦能有几百块钱花，板凳刘理应好好受用，感恩戴德，可他不屈不挠，铁了心取消这项村人削尖脑袋得不到的“荣誉”。找组长黄豆耍熊六六三十六次了。组长黄豆烦得就差跳井了，实在没法，一脚“飞球”，把板凳刘踢到了村委会。说别看当初是他摸底上报的，最后，生杀大权，把关定向，在村委会。板凳刘来找村长，村长也发了蒙，村长瞅着板凳刘寸草不生的脑壳儿，瞧着那身穿差不多十年的青褂蓝裤绿胶鞋，上前抓过他的手腕子，摸摸他的额头，扒扒他的眼皮儿，看看他的牙齿，连他的两个耳朵也用火柴棍儿透了透。最后把一只手斜伸进他的胸口，长出了一口气，说：“板凳叔，你正常呀，没毛病呀，怎么……有了这种混蛋想法？”

板凳刘随即大嘴一张，裸露出两排黄牙，“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说：“好侄子，行行好，快把这贫困帽子给叔摘了吧，再戴着，叔眼看快成了孙猴子，要被箍死了。”

村长被惊得差点尿了裤裆。急切地问：“你的钱被冒领了？还是嫌少……？政府就这标准呀！蚂蚱也是肉呀！再说了，国家已经给免了皇粮国税，你又穷得有理，该知足啦。”

板凳刘一把鼻涕一把泪，甩清泪水似的甩个没完，抽抽噎噎地说：“叔懂这个，叔又不是没血没肉，可是……可是……无论如何，叔是不要这低保户了，你想啥办法也得给叔治了这黄水疮。”

村长说：“该保不保，违反政策，不是你想取消就能取消的，你没脱贫，取消了你，侄儿这村长也就取消了，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眼看村长不松口，板凳刘猛转身，向屋墙上撞去。村长眼疾手快，上前抱住：“刘叔，刘叔，这是闹的啥名堂呀，有难言之隐，快坐下说，侄儿做主就是……”

板凳刘有真名，刘天成。身高一米五不足。绰号板凳刘。四十岁时娶了个讨饭到村的半傻老婆，一年后生了个男孩，女人就没了踪影儿。儿子取名刘柱，内涵渊远，有留住刘家血脉之意。板凳刘把个刘柱当糖含，历尽磨难，抚养长大，却不成人，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二十岁上痛打了一次。刘柱弃家出走，音讯皆无。板凳刘苦寻多年，了无结果，荒了田地，家败如洗。去年春上四月初三日夜，阔别一十五载的刘柱，贸然归来。板凳刘大喜过望，不计前嫌，衣来饭去，好生伺候。刘柱既不体恤，亦不领情，不事稼穑，足不出户，一顶鸭舌帽扣在头上。整日与手机为伍，沉迷其中，无钱充值，便向老爹索取。老爹见其颓废无志，痛心彻骨，几复相劝，刘柱只说一言：“既是低保，国家不全都照顾？还用干毬……”

板凳刘说完，紧紧拉住村长的手：“你说，侄子，不摘了这穷帽子，孩子不是毁了，还成个家不，留个后不。”

村长大惊：“刘柱他，真的……回来了？”

板凳刘说：“眼看快一年了，院儿都没出一步呀。”

随即，村长随板凳刘来家。见了刘柱，刘柱微微一笑。以手示坐，只是不言。村长询问他十几年在外做何营生，是否挨打受欺，得了癔症？刘柱摇头不语，只管手机微信。村长耐心规劝，人要励志，手要勤劳，不能不劳而获，担责尽孝才是王道……深入浅出，掏心掏肺，说了半日，不得语出。板凳刘气急，吼“这可是村长啊，你就是戴个不认亲的帽子，皇上也该说句话啦。刘柱长出一口气，遂下地，打开皮包，老天爷，里面是三十八万大钞，递给老爹，说：“儿不孝，没脸回来见你，在外苦苦打工，只盼衣锦还乡，不想，踏进家门，就见了低保户这本本儿，痛心疾首，可见这十几年爹是受了苦的。”刘柱说着，已泪洒衣襟，“你有儿子，儿子能养你，为何要戴这帽子？儿无颜见人呀！”

刘柱遂摘帽下，一头长发漫洒肩头，白丝其中。

板凳刘瞠目。村长大骇。

刘柱又说：“我为什么捧着手机？在等一份爱情。我和女友相识在海南某工地，苦恋六年，互割青丝为誓，没再理发，我许诺过她，挣够三十万就娶她，她说等，最后却跟包工头去了湖北，再无联系，我尝试着打了三年，微约了三年……唉……我已经守信了。”说完，他双膝跪下，他跪下时，身子和老爹一般高，一下将老爹拥入怀中，久违的，紧紧的。对老爹说：“今儿起，儿要削发成仁，浴火重生，守着您，在家乡创业……”

是夜，板凳刘嗜睡天明，香啊。

素年锦时

□费城

在茶楼里斟满茶水，暗香四溢，沉淀，是时光的颜色和味道。透过旧宅庭院被风掀动的纸窗，我看到院前花坛上的木槿正将层层枝叶舒展，花蕾在薄暮下吐露芬芳。

倚靠在门窗上的脸被风吹皱了。平日里，我们埋头于一切，甚至忽略了四季的更替，以及青草和花朵暗自枯萎时隐忍的苦涩。薄暮里，青草的气息在庭院里酝酿，一些细小的素白色小花在枝叶间晃动、颤抖。微风拂过时，一闪一闪的，如同花树上抖落的点点星辰。

突然想起那年那月，我们沿着铺满野花的山道踏青，鞋面上满是清晨的露水和青草的气息。树枝上的点点露水落在脸上，有种沁入肺腑的凉意。沿途，我们谈起那些人生中的过往，那些迎风消散的浅白记忆，如今，早已长成各自内心的风景，更日显繁茂了。

纸窗上残落着岁月的烟尘。许多时候，我们无暇顾及周遭的景致，漫看远山上的青草期期艾艾，在一岁一枯荣之间，以及花朵在瑟瑟秋风中暗自枯萎时强烈抑制的苦涩，竟显得如此美丽、触目惊心，不忍去触碰。

旧宅庭院，木窗虚掩，我在窗边阅读，如同翻阅昨天。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那个门槛上端坐的寂寥少年，思绪总是飞得很远。单薄无比的青春从来都是如此奋不顾身，直到某天有人在耳边淡淡说起，“其实和文字沾上边的孩子从来都不是最快乐的，他们的快乐好比贪玩的孩童，在人海中游荡到天黑还不肯回来”。

多年以后，忘了某年某月某日，大约在那个花开的季节，我在院前的花树下捡拾被风吹落的叶子，在阳光渗透的叶面上，我分明看到写满整个季节的怅然与苦涩，一种久违的凛冽流遍全身。此去经年，那种迷离与绝望只有自己知道。

有人说，人为什么喜欢旧的东西？因为上面有时间。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正午，我在窗边阅读，我深信会有一天，时光潦草地翻过一页，呈现的将是另一番新的天地。如同草地拂过的清风和流云掠过我们生命的河床，吹开那些暗藏的阴霾，剩下彼此透明的心，被晨露濯洗，被阳光照亮。

脚上踏着星光，我独自穿行于那些旧街巷，在前尘旧事中，渴望拾回那年那月那时遗落的脚印，以及花树下，你嫣然绽放的笑语。那年那月那天的旧山冈，那足下的野花和青草将记住你遗落在半途的叹息，同时见证我们一路走来的沧海桑田、艰辛迷茫抑或快乐忧伤。

汝之素年，谁予锦时？我们终将明白，某些人、某些事终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转身离去，甚至不留下任何可供时间追溯的只言片语。在人生的某些段落，是一个人独自寂寥，抑或难过。那些无声世界里的精彩繁华，退居在一个人的心里，大约只有自己知道。

岁月的风吹拂在脸上，独坐窗前，斟一盏清茶，沉淀，是时间的颜色和味道。

简冬　　盛利者　摄

乡愁是一把稻子

□张淑清

准备去南方寻找工作的那个秋天，母亲执意送我去车站，在上车的时候，她将一个帆布包塞进我的怀里，我问：“这是什么？”

母亲羞赧地说：“一把稻子。”

我觉得不可思议，千里之外的目的地，母亲给我带一把稻子，有些愚拙。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母亲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只好安慰母亲：“回去吧，我一定好好收藏着，你和爸多保重。”

几日的颠沛流离，终于到了梦想中的烟雨江南。择了一家临河而居的地方，把那包稻子随手扔在木板床底，便四处找工作。

大专文凭的我想找一份上档次的工作很难，辗转一周后，总算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文员，之前在校园有笔杆子之称的我，借文字的天赋为自己的明天铺了一条路。

我对得来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全身心投入，状态不错。忙乱的日子，早忘了母亲让我带来的那把稻子。隔三差五，老家飞来的电话，总有母亲的关照，稻穗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发霉了。南方的气候，细雨绵绵。

一个人的夜晚，守着巴掌大的房子。突然想父母，想家乡。起床，拧亮灯。摊开，那包稻穗。光影下，稻穗竟然发芽，一枚枚稻子都伸出嫩嫩地芽尖，朝着一个方向倔强生长着。

稻子吐露的芽孢，散发着淡淡地土腥味，还有父母的汗味，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我抱着这些稻子呜呜地哭泣着，我将对家乡与双亲的思念化作江南一城的细雨菲菲。

在异乡，我是富有的，还有一把乡愁的稻子。

随着每一粒稻子我逆流而上，可以找到栖居在稻子深处的家乡。蜿蜒曲折的河流，仿佛我的父辈一天天走进岁月彼岸。这里的风一年年吹，吹黄了收获的十月，吹老了安静的村庄。一茬又一茬被割去的庄嫁，就是村庄里一代一代被土地收割的人。

奔波劳碌的时光，我借助母亲的这把稻子疗伤，我买了几只花盆，种下稻子。不经意间，稻子已亭亭玉立，绿色盎然。每当人生遭遇困顿和挫败时，审视一下盆中清秀蓊郁的稻子苗，我便挺直了脊梁。

原来，母亲的良苦用心，就是让我拥有稻子沉甸甸低着头面对尘世的品格，任何时候都要记着大地的恩泽。

乡愁是一把稻子，在母亲的远方。